



導演 · 履歷表

Documentary Director: Profile

陳正勳 Jeng-Shiun CHEN

充電趣電影文化有限公司執行長 · 導演

1 熱愛並記錄生命觸動的陳正勳導演。

「台灣」如果有一張應徵工作用的履歷表，肯定是洋洋灑灑一長串。服務過的公司，從滿清、日本到中華民國。會說的語言，從台語、客語、國語到不同的原住民話。教育背景從小學開始普及到大學。工作技能更是十八般武藝，什麼都難不倒他。不論是養活肚子的農作，還是每天需要一瓶有「人蔘、當歸、川芎」的飲料才能應付的粗重工作，又或者是絞盡腦汁的創新產業，甚至是二十四小時的服務業。履歷表上的經歷是一項接著一項，多到數不完，但是如何說自己故事的「自傳」這一欄，卻是寥寥幾行，不成比例。

台灣是什麼樣子，有什麼故事？過去的人們沒法說也不敢說。侯孝賢的《悲情城市》說了一些、台灣新電影的導演們又多說了一些，然後一批接著一批的導演們，接力說著自己眼中台灣的樣子，世界的樣子，還有自己的樣子。說的故事，從政治

的、抗爭的、族群的，這種宏觀或是社會運動的事件，轉而關注教育、疾病與文化的，更多貼近自己的事情。導演們的履歷，正是為台灣履歷表上慘白的「自傳」這一欄，留下故事，說出台灣的樣子。

台灣導演的創作力肯定是世界第一的！雖然國片市場規模太小，以致投資意願不大，導演不是抵押自己的房子拍片，就是拍片之後，得過著多年的還債人生。再加上政府全面開放外片，花錢就是要享受視聽效果，所以也不能老是怪觀眾總是選擇好萊塢大片。儘管如此，台灣每年還是產出不少的電影，舉辦大大小小的影展。數位化來臨之後，拍片的門檻與設備，更是幾乎人手可及。這一點光從台灣每年的紀錄片產量就可以得知。

曾經擔任中華民國紀錄片協會理事長的楊力州就指出：「每年紀錄片的產量約為兩百部」。這麼多的紀錄片，幾乎都不是為了商業目的而拍，而是導

演有話要說，想要說出眼中的台灣是什麼樣子。這些從來沒有想過要從影片賺錢的導演，都有其他的正職工作支撐生活所需。有的是學校老師，有的是醫生，有的是普通上班族。然而有極少數的人，最後選擇放棄正職工作，成為一位專職的導演。尤其是幾乎沒有商業市場的紀錄片導演，更是難得。

紀錄片導演的作品正是為台灣的自傳留下一頁又一頁精彩的故事。而每個成為專職紀錄片的導演，也都有著各自的人生經歷，才能夠不理會家人與眾人的眼光，執著在這份工作上。「導演·履歷表」所要談的，正是我自己一路成為專職導演的過程。回想起來，至今只能用意料之外的「只好」來形容這個過程。這趟意料之外的旅程，相信能提供還找不到人生方向的朋友們，一個意外的收穫。

唸了電影 不拍片

大學三年級拍完那一年劇情片的作業《手機》之後，我就決定畢業後打死再也不拍電影了。我有電影夢！但是看著很多學長姐滿腔熱血投入電影工作後，「感覺」上他們的生活都十分辛苦。加上三年級的拍片工作，一星期七天的拍攝期，居然睡不滿三十個小時。當時都不曉得如何從片場騎車回家，然後怎麼上床，甚至不知道昏睡了多久，彷彿即將要成為植物人，動也不動地癱睡一輩子。那一夜醒來後就決定，不拍片了。我有電影夢！當年滿懷希望考上世新大學「廣播電視電影學系」的電影組，這個系前身的系名叫做「視聽傳播學系」。我爸氣死了，他說這個系的名字聽起來，畢業後是要到 KTV 當少爺嗎？

我沒有拍片做為大四的畢業製作。而是寫了論文，用心準備考研究所。當時國立台南藝術學院在民國 85 年成立了「音像紀錄研究所」，是當時台灣第一個把影像製作的學位從大學提昇到研究所層級。因此不論是對於劇情片或是紀錄片有興趣的人，都積極報考。民國 88 年還成立了「音像藝術管理研究所」，專

門培養電影的管理、策展以及影像保存人才。對我來說，這是最好的選項，可以不用沒日沒夜地拍片，又能把電影最動人的面向呈現給觀眾。

不用拍片 唸電影

「台南藝術學院」現在改制成「台南藝術大學」，我入學時是民國 89 年，也是音像藝術管理研究所第二屆的學生。當時學校只有研究所，還有國樂與西樂，一唸就是七年的學制。學生人數非常少，直到民國 92 年，學生人數才超過一千人。學生大部分都是社會人士，上完課就開車回家。反倒是應屆大學生考上研究所，又住在宿舍的學生是少之又少，我就是少數裡的其中一個。

學校環境十分優美，那是初次住校三天的遊客心情。開學二個星期後，心情開始莫名的沮喪，後來才明白，原來這二個星期，除了自己所上的同學與老師之外，我其實看不到超過三個新面孔。好山好水的校園，人煙好稀少。我像是山中老和尚，翻著書本，敲著木魚，看著夕陽落下，一日接著一日泛黃我的青春。當時告訴自己，我一定要身心靈健康的畢業，走出校園。幸好研究所的老師，十分積極帶領我們參與各項活動。當時在第一屆「高雄電影節」、「南方影展」以及「高雄電影圖書館軟體規劃案」的實作之中，收穫不少。

「音像藝術管理研究所」的成立是創新的思維，政府終於肯願意栽培電影的管理人才。當初我考上時，世新大學廣電系的李泳泉老師還特地找我，語重心長的告訴我這個研究所的重要。帶著老師的期許，以及不用拍片又能延續電影夢的興奮。為了不辜負「管理」這二個字，以及希望電影的票房不再只是靠著導演或製片的「感覺」做判斷。我自學統計軟體 SPSS 完成碩士論文，期待能夠結合量化的客觀數據，健全電影產業。二年的時間取得碩士學位，我也身心一切健康的走出校園，準備當兵以及投入職場。

退伍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央大學英文系的電影文化研究室任職，我負責承辦新聞局的國片人口倍增計畫，在全國大專院校推廣優質的國片與紀錄片。主持研究室的是英文系林文淇教授，他目前擔任國家電影中心的執行長。林文淇教授是我打從心底佩服的人，他不僅研究電影，整個人的身心靈與身家財產都投入在電影之中。有一次在校園裡，打開他的後車箱，居然是堆放著滿滿的電影海報。那一刻的畫面，感動又慚愧。感動的是，一位還不是電影系的國立大學教授，是這麼努力的為電影在付出。打開後車箱的那一刻！我告訴自己，以後如果我有機會當老師，一定不當只在教室批評、滿口道理、光會叫學生犧牲奉獻，可是走出教室之後卻有一堆藉口沒有實際行動的老師。這個測試的機會來的很快。一年之後，我受邀到中部某大學的視訊傳播系，擔任專任講師。

三個「只好」 認識了紀錄片的好

在大學有一份專任教職是幸福的，尤其對於一個 28 歲的年輕人。任教後，我積極創造產學合作計畫，帶領學生實際與業界合作，不論是影片製作、影展行銷與電影推廣。現在的大學都會用老師承接計畫的總金額去評定一個老師的價值，2009 年，我獲得學校頒發「專題研究傑出貢獻獎」，是全校接案金額最高的前三名。儘管有拍片的計畫，我還是逃避「拍片」這件事。我可以教學生如何拍片、認識每個職位的工作、拍片的步驟與電影美學，甚至拍片的專案管理，以及最後要如何行銷影片。但是實際去「拍片」，我就是不要。「不拍片」早就在大學三年級就決定了。

因此在大學任教承接的第一部紀錄片製作案《生命角落》，我擔任監製，另外培養三個同學擔任導演、攝影與後製。逃避自己的第一部紀錄片的結果，就是同樣主題的紀錄片還會再來找你。等到你親自當導演拍了，還拍出個成績。最後還能從這個主題的紀錄片豐富自己的生命。



《生命角落》這部紀錄片的主題是禁忌，是愛滋病。當初會承接這部片子，不是因為我是感染者，而是要從我的一個好朋友談起。這位好朋友走過一段疑似感染愛滋病，必須等待三個月才能檢查是否感染的空窗期。他飽受這三個月等待的煎熬，三個月過後，檢查的結果是沒有感染。生不如死而後如釋重負的他，最後拿了一筆錢給一直陪伴在他身邊的我。忘不了這一刻，不只是因為是一筆大錢。而是他說：「只是在等待檢查的三個月，就讓從來沒有輕生念頭的我，幾度想要自殺，還好有你的安慰與鼓勵。這筆錢……」。這一幕真的忘不了，因為這筆錢不是要給我的，而是他希望我去拍一部愛滋感染者的生活，讓社會能夠明白他們的痛苦，更加關心他們。

但是我根本不認識愛滋感染者。拿著不是要給自己的錢，又不想辜負朋友託付的心情。我「只好」打了一通電話給台北市衛生局，詢問有沒有那一家機構長期照顧感染者。電話那一頭迸出一個單位名稱。於是我又「只好」寫了封信給這家基金會，希望能夠合作拍片。沒想到他們居然答應了，影片開拍了。拍

愛の希望

愛的福阿

The Hope of Love

每一個孩子都是父母的心肝寶貝，
每一個叮嚀都是媽媽的太晚。
愛的福阿是父母擁護對孩子信任的開始。



愛滋病 · 性別平等 · 家庭親情 · 生命教育



2	3	4
	5	

- 2 生命角落紀錄片發表記者會。
- 3 愛的希望愛的福阿。
- 4 衛生署防疫獎勵個人獎。
- 5 《愛的希望愛的福阿》聯合報導。



片一定有困難，有困難克服就好。但是沒想到紀錄片跟劇情片不一樣，紀錄片會有的挑戰總是千奇百怪、不按牌理出牌，不像劇情片，大部分的難題都能事先設想與掌握，並且提前做好準備。紀錄片最大的困難，就是不曉得何時會發生什麼問題。所以「只好」等問題來了再說。歷經一年，終於完成國內第一部感染者願意現身說法的紀錄片。

大三那一年睡不飽，又有差點一睡醒不來的經驗，讓我下定決心不再拍片。連紀錄片也在拒絕名單之內。只要說到「拍片」，打從心底就是抗拒。但是三個「只好」讓我真正認識紀錄片的好，一步步翻轉了對於拍片的排斥。第一個「只好」，是心

不甘、情不願的打電話給台北市衛生局。第二個「只好」，是不抱任何希望寫信給基金會，沒想到居然答應合作拍片。突然之間，我多了很多的感染者朋友。突然之間，我的世界變大了。

第三個「只好」是最美妙的轉變。在只能等待問題發生再來解決的紀錄片拍攝過程中，我漸漸明白紀錄片是「時間」的藝術。有些說不出口的話，非得在訪談對話的當下，才能侃侃而談，有些眼淚也非得在因緣俱足的那一刻，才會落下。更有些難以忘懷的笑容，是要等到心裡釋懷的時候，才會美麗綻放。因為真實，所以需要時間而不是控制時間。相對於劇情片，處處需要掌握時間、金錢、場景、演員與道具等等，所衍生的精神焦慮與身體過勞的程度，紀錄片比較沒有這樣的困擾。紀錄片是急不來的藝術，它沒有演員的檔期要喬，沒有什麼對白要背，沒有衣服連戲的問題。一切都在生活之中、時間之下的醞釀裡，才会有感人至深的作品。在三個「只好」的美妙拍片過程裡，紀錄片是我的電影夢與生活的最佳平衡點。同時明白了一件事：豐富生命的秘密，就從看見與感受別人的故事開始。

導演 能不當就不當 但逃避的 最終成就了你

在三個「只好」的旅程之後，我開始投入紀錄片的拍攝。2011年執導了亞洲第一部愛滋感染者的父母親紀錄片《愛的希望愛的福阿》。因為拍攝愛滋紀錄片，我成為少數非醫療人員獲得衛生署防疫獎勵個人獎的得主。這部影片記錄一位母親全然愛她的孩子，不論她的孩子是愛滋感染者與同志。貫穿全片的，其實不是愛滋也不是同志，而是媽媽全然愛她的小孩，不論孩子發生了什麼事，以及這對母子的親子關係，因為拍攝這部紀錄片愈來愈親近的過程。這部影片完成至今，已在台灣巡迴上千場的放映座談會。2013年更在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上放映，獲得熱烈迴響。

影片中有二段話也改變了我跟媽媽的關係。第一段話是，訪問高雄醫學大學當時擔任護理部的馮明珠督導，問她為什麼愛滋感染者都不願意把病情告訴他們的爸媽？馮明珠說：「很多父母抱怨，為什麼他們總是最後一個才知道？因為他愛你，所以最晚一個告訴你。」從此，我開始學會任何事都要第一個跟我的母親商量，不再只是報喜不報憂。不報憂的目的，對孩子來說是不讓媽媽操心，可是沒有一個孩子能夠逃得過媽媽的眼睛。媽媽知道孩子心裡有事，卻不知道發生什麼事，這種情況才真的叫媽媽憂心忡忡。

所以我學會了！愛你，所以「最早」告訴你。讓父母明白自己發生什麼事，孩子也能聽聽父母的意見。這樣才不會讓爸媽瞎操心，也能從父母的意見中找到更適合的解決方式。這是每一個孩子都要學會的一句話：因為愛你，所以「最早」告訴你。

如果當了父母，就要學會影片裡，戴媽媽說的話：「不管發生什麼事情，愛走在前面，事情就好講」。現在的父母，看了很多親子關係的書，總是迫不及待地運用在小孩的身上，還會經常跟孩子說些大道理。可是當孩子沒有依照書上的步驟回應父母，或是闖了禍的時候，我們卻經常是一步一步地推開孩子離開自己。戴媽媽失而復得孩子後的心情，正是每一位父母在現實生活中，最該明白的第一件事。

戴媽媽說：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，如果當父母知道小孩是同志或是生病的時候，一定要用最關懷的態度去關懷他，不要再去指責他，不要再去罵他，甚至說，他站在前面的時候，你趕快去抱著他。真的，這樣小孩才不會離開你啊！因為當他離開你的時候，你就追不回來了，真的就追不回來了！所以為什麼要用愛為出發點，就是這樣。不管什麼事情，愛走在前面，事情就好講。你沒有愛，在那邊高談闊論都沒有意義了」。

2012年，我執導完成了另一部紀錄片《瑞成書局 — 種子照亮人間路》。「瑞成書局」是台灣的百年企業，民國元年創業至今。這部影片談三個主



6 《愛的希望愛的福阿》影片主角戴媽媽。

7 瑞成書局。



8 瑞成書局 100 週年紀錄片首映會。



9 走出框架。

題：企業百年的秘密、弘揚佛法的緣起與家族和睦的傳統。在這個家族的身上與拍片的過程中，我才真正明白什麼叫做「認真」。通常我們都會要求別人與自己要認真做好每一件事，可是認真求學、認真工作後的我們，卻經常感受不到快樂與幸福。認真做好每一件事的結果，不論是好是壞，賺的錢是多是少，最後我們卻都不快樂。

為什麼會這樣？因為「認真」是有步驟的。順序一旦顛倒，再認真努力也是枉然。「認真」的第一個步驟是「認識真正的自己」，再來才是「認真做好每件事」。瑞成書局之所以能夠成為百年企業，關鍵之處，就是真正明白自己的使命。不論是在日據時代堅持延續漢學文化，或者是在民國 38 年聽李炳南居士講經說法後而開始弘揚佛法，以及現今順應世界潮流，從宗教五術的專門書店邁向身心靈的事業。認識真正的自己之後，所做的每件認真的事才能永續。

每拍一部紀錄片都會影響我的人生！當時在大學有專任教職的我，有穩定的收入卻愈來愈不快樂。我有二個選擇，一個選擇是繼續在升等、評鑑、研究計畫與教學服務的循環裡，淹沒自己。第二個選擇是離開這樣的循環，讓自己「有時間」認識自己是誰？到底要過什麼樣的生活？辭掉別人擠

不進來的大學專任教職，是多麼不容易的決定。但在拍攝瑞成書局紀錄片的過程中，我明白只有「生命」與「生意」是同一件事情的時候，人才會快樂。快樂的認識自己，並且認真的把快樂做大，成功與幸福自然而然就會來。每一部紀錄片都用他們的生命現場，帶給我一份踏實的勇氣。

豐富生命的秘密，是看見與感受他們的故事。說出自己的故事，就是生命豐富生命的開始。

離開教職的框架後，演講、拍攝與發行紀錄片成為我的志業。「豐富生命的秘密，是看見與感受他們的故事」，要認識自己的第一個步驟，就是多看看別人的故事。不同的故事有不一樣的生命旅程，不同的人生風景，能夠引導我們看見與接納現在自己的樣子，並且思考未來要成為什麼樣的人，過什麼樣的生活。我有藝術管理的訓練，又看見有太多的紀錄片沒有發行管道的遺憾，所以我成立了「小導演大觀眾」紀錄片發行平台，讓絕大多數沒有經費上院線放映，沒有機會上媒體宣傳造勢的紀錄片，至少有一個發行的管道。讓這些不為商業目的而拍攝的紀錄片都能夠豐富每一位觀眾的生命，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。

「說出自己的故事，就是生命豐富生命的開始」，拍出自己的故事是活得精彩的最佳證明。我開始協助大家拍出自己的故事，有時候以工作坊的形式指導學員自己動手拍片，有時候則為別人拍出他們的故事。紀錄片最特別的地方，是「有故事的你」與「說故事的我」的共同創作。沒有彼此的認識與熟悉，是無法拍出有生命力的作品。因此身為一個導演，對於自己拍攝的主題，要先表明自己的態度，站出自己的立場。這樣才能讓有共同理念、有故事要說的人，找到對的導演。

「大導演看世界」是我拍片關注的主題。大導演的「大」，不是名氣大或票房高，而是擁有感同身受的能力，讓作品穿越人與人之間，讓彼此願意牽起身旁的手，把心也聯繫起來。這六個拍片主題，我的立場如下：

企業文化紀錄片

企業需要文化才能永續

文化需要故事才能代代相傳

在百年企業《瑞成書局 — 種子照亮人間路》紀錄片裡，我明白一件事：企業的文化最終還是要回歸到自己，在創業的初衷、經營的過程、生命的歷程裡，凝聚成故事。企業的靈魂無法找個演員借屍還魂，生命的主人終究是自己。為自己與企業留下一部有文化、有靈魂的故事，正是邁向永續經營的真正開始。

如果公司上下已經有非常明確與悠久的企業文化，紀錄片就是傳承與溫習的角色，讓員工與大眾在多變的環境下，能夠歷久彌新地認同與支持您；如果您的企業面臨的情況是上面有文化，下面員工卻一點都沒有變化的話，紀錄片就會扮演推廣的角色，讓員工在故事裡潛移默化而挺進企業要追求的願景；如果您的企業是上下都在尋找「我們的文化是什麼？」的時候，紀錄片就是不斷提問與凝聚共識的角色，協助企業找到文化的使命，邁向永續。

疾病故事紀錄片

「遺憾」有了紀錄 生命就有「希望」

詩人 T.S Eliot 說：「我們具有經驗，但是我們錯失意義」。經驗，如果不去記錄，記憶就會模糊與消逝，最後人生就是空走一回而毫無意義。「經驗」與「意義」需要看見，就像喬依威廉斯在《上帝恩寵》裡談到的：「愛之外，一定還有別的，我想去看看。」生病的人最想要的，就是真切了解自己的處境，他需要有人幫他做紀錄。因為他有話要說！是跟時間賽跑的感受，要說給孩子聽，說給另一半瞭解，說給爸媽諒解，說給所有他愛的人，要他們知道有關他的故事。

有了紀錄片，生命縱使會無常的消失，但不會留下遺憾。因為有了紀錄片，病人、家屬與健康或生病的我們，都會對自己的生命有更深刻的體會。「疾病」有了故事，「遺憾」有了紀錄，生命就有「希望」。

生命勇士紀錄片

做生命的客人，不要客氣！

誰是生命勇士？他不一定要斷了手腳、勇闖北極或挑戰人體極限。生命勇士真正的價值，是他願意踏上向生命提問與對話的旅程，沒有既定的方向與目的地。在這樣的人生裡，他的確會感到焦慮，但也明白，這就是為什麼成功後感到失落的人如此之多，而真正感到幸福的人如此之少的原因。如果我們不在問題之中，就無法成為解決問題的人。做生命的主人，必須知道所有的事實，包括殘酷的與不堪的，這需要勇氣；不敢做生命的主人，眼不見為淨，其實更需要莫大的勇氣來應付逃避。生命勇士的故事，讓我們可以看見他們跟生命對話的過程，幫助我們成為生命的客人，盡情探索人生，不要客氣。

生態環保紀錄片

回到原來的樣子

看完梭羅《湖濱散記》的第一個念頭，就是想慢下腳步。慢下腳步的意義與生活是什麼？通常是



10 活在紀錄片中的陳正勳履歷表。

辛苦了大半輩子後，存了點錢，終於可以開始停下腳步，不再斤斤計較時間與金錢。這種退休式的悠閒，得花很多時間適應。最後還是改不了要「快」的老毛病。大河是每條小小支流慢慢匯集的，人生不能只是又急又快，那叫小便！

這是為什麼我要拍攝生態環保紀錄片的初衷。看著原本蔚藍的海洋、茂密的森林、青翠的草地變得不堪入目時，我們的表情與生命，就像表現主義畫家孟克的代表作《吶喊》一樣，扭曲而驚訝。「生態環保」紀錄片，就是記錄生命回復原貌的故事，不論是個人的身心靈或是自然生態原來的樣子。

我的信仰

信仰裡有故事 感動處才有大智慧。

人離不開錢財，沒有錢財，生活就有困難。人要有信仰，沒有信仰不僅白活，連死後都會是一場災難。信仰，不論是宗教或是相信某種理念，它都指引著每個人的生活。佛法教我們看清楚因果，現在的「是什麼」通常來自以前的「為什麼」，這叫因果的過去式；有時想不起「為什麼」，至少看清楚自己當下「是什麼」，這是因果的現在進行式。基督教則說人只有一輩子，會面臨最後的審判。只要悔改，就能回到上帝的國度。

信仰的存在，是因為所有的人，都在「得到」與「失去」的人生中，感到失衡。有了信仰，不論得到的太少或失去的太多，我們才能感到平靜。失去時能夠得到什麼真智慧，就看我們如何對待擁有的一切。「我的信仰」紀錄片，就是說出「得到」與「失去」的生命過程裡，信仰如何為生命帶來力量。信仰裡有故事，感動處才有大智慧。

多元文化紀錄片

「愛」就是自己能選擇自己的功課！

《心靈寫作》的作者 Natalie Goldberg 說：「了解真正的自己，並從那裡著手寫起，你將增進世人彼此的了解，從而幫助這個世界。」感同身受很重要，但是真正的愛不是要我們變成別人。「愛」是讓每個人可以選擇「自己」的人生「課題」，而不是由別人來決定。對於同志來說，愛上與自己性別相同的人，不構成問題，那是天性。對於探險家而言，隻身進入沙漠，也不是問題，是享受冒險。在宗教家的心裡，弘揚教義幫助他人，更不是問題，那是無私的奉獻。

我們可以分享如何解決自己問題的過程，做為別人的參考，但終究自己才是選擇與解決問題的人。什麼是愛，什麼是多元？就是每個人都可以自由自在的，愛上自己選擇的人生課題。

導演的履歷表

履歷表用來求職。有一次我受邀到大學演講，當台下的教授知道我辭掉專任教職後，憂心忡忡的說我太傻了。畢竟沒錢不能過日子，一分錢可是會逼死英雄好漢的。尤其「導演」這個職業聽起來的感覺，不是已經把房子抵押了，就是為電影負債累累，更何況又是「紀錄片」導演。

我問這位教授他一個月的「所得」有多少？我說，我的所得加起來其實比你高很多。他一臉訝異，並且惶恐不已。真正的「所得」，其實包含二種：一種是「金錢的收入」，另一種是「心靈的收穫」。人之所以不快樂，是因為「收入」或「收穫」其中一個太多或太少，二者失去了平衡。大學老師的「收入」不錯，但老師在研究或教學上所能得到的「收穫」與成就感，已經被扭曲的評鑑制度與普遍的大學生現象，削減得所剩不多。我問這位教授：「你快樂嗎？」他說：「收入是不錯，但確實不快樂。」

人確實不能只有收穫，而沒有收入。辭掉專任教職前，我已經存了一桶金，萬一離職後五年都沒有工作，也還能夠維持生活。所以問題只剩下，到底要存多少錢才夠！才夠我們捨得離開「收穫」太少的困境，去追求、去創造協調的幸福生活。這個問題終究還是要回到每個人的身上，自己判斷，自己負責。

每個人的履歷表，有人生的過去，也有對於未來的期待。有學歷、有技能、有各式各樣經歷的說明，更有對於下一份工作的「預期待遇」。而我們到底需要什麼？需要多少才足夠？這是寫履歷表的時候，一定要想的事情。人生的履歷表重要的是，為自己留下故事，留下自己眼中世界的樣子、別人的樣子、還有自己的樣子。

《事實以後》是正在寫的書，是預計要送給自己再二年就要邁入四十歲的生日禮物。「四十以後」，再回頭看看過去發生的一切，會有不同的解釋。重新看待過去，才能有美好的未來。記錄自己，就是寫好人生履歷的第一步。不整理過去還是

能活在當下，只是這個當下不見得是你要的。這樣的當下，能做的只是接受它、麻痺自己。就像一桌菜，只能夾個一二道還能吃的菜，然後再告訴自己，比起沒得吃的人自己幸福多了，這是普遍的人生！然而幸福的真正滋味，是人生這張飯桌上的菜，都是愛吃的，都是自己親手下廚的。夾個菜給所愛的人，分享你的體會；盛碗熱湯，讓有故事的人生，溫暖了胃也感動了心。

為自己的履歷表，寫下故事吧！

導演履歷表 — 陳正勳



陳正勳介紹 <http://www.moviecharger.com.tw/chen.asp>

E-mail: cinemacharger@gmail.com

每年講座邀約不斷，以幽默有趣的演講帶領觀眾進入紀錄片的世界。

現職

充電趣電影文化有限公司 執行長／導演

紀錄片代表作

2014 《愛的週轉金 —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》

2013 《益張公司 — 轉動愛的真善美》

2012 《瑞成書局 — 種子照亮人間路》

2011 《愛的希望愛的福阿》

製作中紀錄片

《家在一起》

《勤益科技大學創辦人的故事》

《李炳南居士 — 困難愈大功德愈多》

《教授不知道的事 — 陳杏圓博士的故事》